



新（凤霞）派艺术优秀传人

——记首届中国戏剧奖·梅花表演奖获得者罗慧琴

■文/ 刘蓓璇 ■摄影/ 武斌



学习历程中的“顺”与“逆”

罗慧琴出生于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的一个普通家庭，自幼受戏曲的熏陶，迷上了唱戏。说起对戏曲的着迷，离不开其母亲对她的影响。罗慧琴天资聪颖、勤奋好学。她12岁考入唐山地区京剧团学生学员班学习，一年多以后被送进了北京戏校进修学习。罗慧琴说：“正是在北京戏校进修学习的那几年，是我技艺水平得以快速提升的时候。”进入北京戏校后，她师从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小云的弟子李喜鸣和田荣芬，专工刀马花旦，武功较多，平时都是与男孩子一起练功。在老师的细心指导、严格要求下加之自己刻苦努力，为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她的启蒙戏是《打焦赞》，饰杨排风，先后分别学了《锯大缸》《金山寺》几个折子戏。说起练功，罗慧琴很淡然地讲道：“戏曲功很难、很繁琐，练功非常苦，手被磨大泡、变老茧，身上带伤都是常事。当戏曲演员真的需要坚持，没有毅力是坚持不下来的。”

戏曲演员练功必须要有“冬练三九夏练三伏”的信念和意志，天再冷都要早起喊嗓子，天再热也没有电扇吹。那时练功房的墙上贴着“宁将汗水滴穿石”的字样，这样的激励与坚持一练就是四年。从北京戏校学成之后本打算就唱京剧。然而不巧的是，1982年唐山地区京剧团改为唐山评剧团，上级领导决定这批京剧演员都改学评剧。重新学习一个新的剧种，对学员们的思想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。这样一个远离初衷的大变化，使得当年与她一同深造学习的许多学员放弃舞台改行从业。当时罗慧琴父亲劝女儿改行，不忍心看女儿学戏这么苦，但是她经受住考验、义无反顾地选择留下来。进入评剧团以后，对罗慧琴来讲戏路完全变了。从京剧的武旦、刀马旦改为评剧的青衣、闺门旦，由原来重在武功和把子活儿的行当改为重在唱腔的行当，这次大改行对她来讲无疑是一种历练和挑战。京剧是以假声为主，俗话说是小嗓；评剧是以真声为主，用本嗓，俗话说是大嗓。两个剧种的发声位置完全不一样。一般唱了几年的小嗓以后，大嗓的位置就很难找到。她刻苦练习，不负众望，大概将近一年的

时间找准了评剧的发声位置。当时老师们都认为罗慧琴改的真是不错，大嗓比小嗓好，又宽又亮，因此依据她的嗓音条件建议她学“新派”。她每个月开18块钱生活费，自己省吃俭用，把市场上所有能买到的有关新凤霞老师的录音带（那时候是盒式带）基本都买全了。她家有姊妹五个，加上父母和一位生病的老奶奶，父母亲共计八十多块钱的生活收入显然不是很富裕。当时对她来讲，特别想有一个能学习的录音机，老爸不辞辛苦、想方设法买了一个旧式单卡录音机，正是这个录音机陪她度过了学习“新派”唱腔的十年自学期。听一句、学一句、录一句，每个细微之处都反复斟酌、认真研究。在此基础上予以相对比较，找出在发声、用气、吐字、行腔、归韵及念白方面的差距。

学无止境，十年磨一剑，建树师生缘

俗话说：“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”直到1991年，在参加全国青年演员的评比演出中，以“新派”代表作《金



（评剧《御河桥》饰演柯宝珠）

沙江畔》“抢珠”一场荣获一等奖。罗慧琴所在的唐山评剧团里的所有演职人员都为她高兴。“宝剑锋从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^①。罗慧琴经过不断地努力、修炼，最后克服了改戏路带给她的困难。这次成功使罗慧琴有了拜师的信心和勇气。罗慧琴对评剧泰斗新凤霞老师仰慕已久，终于于1992年4月23日正式拜在了新凤霞老师门下，当时新凤霞老师也是非常高兴。谈及拜师提信的时候，她记忆犹新，心情仍然十分激动。罗慧琴给笔



(罗慧琴日常近照表演)

者叙述了整个过程：在这前几天她给新风霞老师写了一封真挚的求师信并用快件寄出，当时不像现在通讯设备这样方便，仅有一部电话就是评剧团里这部。兴奋的是第二天就在团里接到了新风霞老师的电话。新风霞老师在电话里欣然地讲道：“我同意收你做徒弟，你到北京来吧，拜师仪式要简单，清茶一杯即可。”随后她满怀崇拜和感激之心踏上了进京的列车。当时在场的有新风霞、她的老伴吴祖光、一名北京记者、一名唐山记者、还有与她同行的唐山评剧团团长，她在这些人面前给新风霞老师献了一束鲜花，行了衷心的拜师礼。就这样，罗慧琴成了新风霞第49个亲传弟子，同时也是最小的一位。罗慧琴不仅和新凤霞老师学唱戏，更和老师学做人。当时新风霞老师半身瘫痪，拄着拐杖，语重心长地嘱咐她，说道：“唐山是评剧的发源地，振兴繁荣评剧你们这一代责任重大。”这些年，新老师的这番话一直铭记于心，于此同时也一直鼓励着罗慧琴把评剧事业做好。随后，她将新风霞老师的《花为媒》《刘巧儿》《乾坤带》《三看御妹》《杨三姐告状》等具有代表性的新派传统剧目一一搬上了舞台。

慧智琴音，动人心弦，众口交赞

罗慧琴功底扎实、嗓音甜美、音域宽广，极富感染力和穿透力，她文武兼备、可塑性极强。“新派”唱腔讲究寓情于声。首先，表演时注意眼神的巧妙运用。罗慧琴说：“一身之气在于脸，一脸之气在于眼。作为演员就要唱到什么看到什么，这样的表演才能栩栩如生、打动观众。”如《报花名》里的

一句唱词“春季里风吹万物生”看到了草、树、鸟，眼睛里必须呈现出画面感；唱到“黄呀黄昏雨呀”就得看到雨从天上落下来；“出水的荷花”就要把视线往下看。作为演员必须把握好剧中人物的情感尺度，高兴也好愤怒也罢，都要通过人物的眼神表达出来。其次是吐字发声，唱词是唱腔的核心，每个字都要有字头、字腹、字尾，讲究字正腔圆。每个地方剧种的唱词基本上都采用自己的地方方言，如越剧、川剧、豫剧等，唯独评剧是普通话与地方方言的相结合。在《报花名》里有一部分很有代表性的唱词是采用唐山地区方言，如唱词“玫瑰有刺扎得慌”，“扎得慌”是很典型的唐山乐亭话。罗慧琴开玩笑地讲道：“我说的这句‘扎得慌’是标准唐山乐亭话”。可见，戏曲中唱词辙韵的重要性以及她对表演艺术一丝不苟的精神态度。在一出戏里主要演员的中心唱段，于特定的情境之下，矛盾冲突发展到最激烈的时候，根据剧情的需要开始抒发人物的思想感情。“若即若离，是演员对诗情与剧情的把握，把剧情化为诗情，实到虚，从实为虚”②。罗慧琴认为从吸气开始就传达的是一种思想感情，她在韵味浓厚、脍炙人口的唱腔中，流露着朴实无华的真情，以情带声、丰富的艺术感染力，酣畅地将不同剧目中不同的人物形象表现得如鱼得水。评剧《香妃与



(罗慧琴年轻时近照)

乾隆》共六场戏，她饰演香妃，其中第五场戏（也就是“哭哥哥”这段）讲述了哥哥镇守边关、战死杀场，他在殉国前写下带有“哥哥为国捐躯……”字样的长卷。当香妃惊悉这个噩耗后极度痛苦，在感情激烈的情况下，由反调慢板起，中间“回忆哥哥送她时的情境”这段像越剧的轻板，演唱时应该把声音收回来，做到以情带声、收放自如。这段主要讲述了“香妃”回想起小时候父母早亡，她跟哥哥相依为命，从小哥哥教她、请老师给她做女红、

遮风雨、挡风寒，如今“我”被封为香妃的时候，哥哥却走了，香妃舍不得哥哥走……谈到这时，罗慧琴情不自禁地落泪了，她面带笑容亲切地说“不好意思。”用手拭去眼里的泪珠，又说：“每演一出戏都得特别投入，只有先感动自己才能感动观众”。罗慧琴的表演中带有哀哀欲绝的真情流露，细腻委婉的唱腔，听起来动人心弦。戏剧舞台以刻画人物性格，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。演员是戏剧艺术的主角，演戏就是演人。从罗慧琴身上，我们看到了作为一名评剧表演艺术家惟妙惟肖、活灵活现的表演水平以及精湛的艺术修养，这些都来源于她对评剧的热衷。

“新派”唱腔不仅清新甜润，玲珑委婉，刚柔相济、吐字清晰，而且旋律优美，讲究抑扬顿挫，有收有合，听起来非常饱满动听。尤其疙瘩腔和鼻音共鸣以及装饰音、颤音的运用更显华丽，极具特色。戏曲中的垛板字字如斩钉截铁、铿锵有力，嘴皮子要达到珠落玉盘的功夫，就像珠子落在盘子里的声音特别清脆，把每个音都送到观众的耳朵里，适于表现人物异常激动的场面和激愤的情绪。罗慧琴说：“三九天下农村去演出，不管天气多冷，嘴上的功夫也要做到灵巧利落”，十年磨一剑，这些都离不开平时一点一滴的苦练。唱苦戏，要通过哭腔把哭音唱出来，当演员在舞台上背朝观众演唱，台下观众就知道演员是在演哭戏。在人物特别悲痛的时候会演唱搭调。搭调是根据咱们民间的妇女哭坟的时候，从真实的情境当中提炼出来的。例如罗慧琴在演《杨三姐告状》这部苦戏中，有一句是“我那回不来的二姐姐呀……”，她顺畅自然的哭腔，给观众带来审美意识上的一种享受。尽管观众看不到她在流泪，但通过她绘声绘色的舞台表演，把人物的声音、神色都描绘得淋漓尽致，能使观众眼前呈现出“哭二姐姐”的真实画面感。戏曲不像是电视、电影通过大屏幕呈现在观众眼前，脸上的细微变化很容易被发现，它是有距离感的。因此，戏曲的表演艺术是夸张无论在妆容、形体表演、面部表情等多方面都是夸张的。《乾坤带》里的凡字大慢板中“绑子上殿”、“求娘娘（父有旨娘有命）”这一段主要讲述了“唐王准奏宣银屏公主上殿问罪，要将秦英绑赴午门问斩，母亲张氏前来求情，”最后唱到“想儿盼儿痛断肠，眼泪哭干悲声大放……”她在处理这个地方的时候，讲道不能单纯的唱，而是要发自内心的真哭出来，这样唱感情浓厚、更加具有震撼力。罗慧琴的座右铭就是“演员必须要感动自己才能感动观众”。演员要做到入戏，虚假的表演观众是不会感



（评剧《花为媒》中饰演张五可）

动的。

厚积薄发，业绩辉煌、刻苦钻研

多年来，罗慧琴在评剧的艺术舞台上奋力进取、辛勤耕耘、孜孜不倦，取得了骄人的荣誉和成绩。于2007年12月4日，罗慧琴荣获首届中国戏剧奖·梅花表演奖。罗慧琴现为唐山市演艺集团副总、国家一级演员、河北省人大代表，身为“新派”优秀弟子，几乎囊括了河北省和全国比赛的各种奖项，连续六届获中国评剧艺术节优秀表演奖。她认为，“新派”那清新优美、自然流畅的演唱风格是永远学不完的。她不敢有丝毫懈怠，继承和掌握传统精髓的同时又不拘于程式，在不断实践与摸索的过程中，加以改革创新，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。罗慧琴一直尝试着挑战和创新。评剧节中的这几出戏是罗慧琴在继承“新派”基础上予以创新和发展。话家讲“学

我者亡”，语言不能总是照搬。根据不同剧目中人物角色的不同，在唱腔方面也有所创新。例如罗慧琴在排演《香妃与乾隆》这出戏时，将维吾尔族的音乐元素融进唱腔当中，听起来有少数民族韵味的时候又不失评剧味道，这一点独具匠心。《红星谣》这出戏中，她凭着京剧老旦的唱腔，将其与评剧宽厚的声音感觉融在一起。由于戏中角色是一个生长在江西、年轻的姑娘，她加入了“哎哟嗬”这一典型的江西民歌曲调，很具代表性，突出体现了江西的地域风情。说到发展，罗慧琴紧跟时代的脚步，牢牢把握评剧的风格特点。这些年新创的几部戏从唱腔方面作了创新和发展，根据剧中人物的身份、年龄、地域特色等。

近几年与罗慧琴合作的唱腔设计叫樊继忠，他是新凤霞老师门下唯一的男学生。二人密切配合，努力做到既有继承又有发展。一部好戏，首先是剧本的创作，另外就是唱腔设计非常关键。樊继忠对新派唱腔研究得非常透彻，他与罗慧琴两个人来设计创作唱腔。一出戏里众多唱段中有两至三段重点唱腔，比如说大段长达几十句，短则十来句，重点唱腔就要求翻来覆去地琢磨，最终通过她与唱腔设计协商最终达成一致。在《红星谣》这出戏里，“劝儿媳改嫁”一唱段中的轻板处，婆婆对儿媳语重心长地说：“花儿谢了，明年还有；月儿缺了，圆在中秋……”按照唱腔设计的意思就要节奏加快，一通到底，可罗慧琴认为此处应充分抒发人物的思想感情，唱腔节奏先撤下来，到“我为儿做嫁衣”、“一备美酒”时再拉开。这个经过了反复研究反复酝酿，根据剧种人物特定的情感来设计唱腔。以上这些在唱腔与表演形式方面的创新，为评剧艺术增添了光彩。

对于戏曲中的一出戏来讲，如果演完后能留下几段经久不衰的唱腔，这部戏就成功了。当我们谈及到《花为媒》，就会想到《报花名》；说起《刘巧儿》，就想到《采桑叶》、《巧儿我自幼取配赵家》……经典唱段的流传

是一部成功戏的标志。唱腔是一部戏的灵魂所在，我们要好好地研究戏曲唱腔，在此基础上继承言传丰富发展它！

担负使命，贡献评剧，鞠躬尽瘁

罗慧琴讲道：“总得来说，戏曲的发展现状不是很景气，发展速度缓慢，逐渐被黄梅戏和越剧赶超，身为全国第二大剧种的评剧地位开始了动摇。”罗慧琴认为，“采百家长、酿自家蜜”，主张学习其他剧种的长处来丰富自己的剧种，比如越剧的柔美、京剧的刚劲。罗慧琴认为，评剧的发源地之所以是唐山，原因有多方面：地域文化容易普及，好多票友好学好唱，评剧的唱词内容通俗易懂，接近民众。因此也有着“评剧是平民艺术”的一种说法。一直以来，罗慧琴都怀着对新凤霞老师的感激与崇敬之情，背负着传承评剧“新派”艺术的重任，满足唐山喜爱评剧艺术的戏迷票友们的期盼，唐山市评剧团不断上演自己新创剧目。自2000年由文化部艺术司唐山市委市政府举办的首届评剧艺术节到2012年的共计八届评剧艺术节中，罗慧琴参与主演了六届戏，在题材和表演形式上不断创新和突破，年年创佳绩，她正像新凤霞老师期盼的那样，为评剧事业立下了汗马之劳，可谓是梨园弟子中厥功甚伟的一颗新星。她主演了许多戏，第一届《红龙泉》中饰红龙女；第二届《嫦娥奔月》饰嫦娥；第三届《成兆才》饰小凤；第四届《香妃与乾隆》饰香妃；第五届《红星谣》饰演雨花；第七届是新编现代戏《变迁》饰金天凤。为了排好《变迁》这出戏，每天都在精心排戏、琢磨剧情，晚上12点以后才能入睡，为的就是在评剧节上把最好的艺术奉献给广大观众。罗慧琴对评剧事业兢兢业业、辛勤付出，让我们为之感动。

罗慧琴身为唐山演艺集团的副总，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：“我们这一代演员起的是承上启下的作用，应该为评剧多做一些贡献，要为评剧的传承和发展尽微薄的力量。如何培养人才、发展观众，是我们的主要工作。”接下来这几年，罗慧琴收了一些徒弟。她说：“毕竟我们年龄一年比一年大，评剧这个舞台上还需要新的面孔，新的接班人。”从她的这番话中，我们感受到作为“新派”弟子身上所担负的使命与责任。08年开始先后收了何静、彭越、张静三位弟子，她们都是唐山评剧团里20多岁的青年演员，都是好苗子。通过在说戏方面给与她们谆谆指导，三位提高的非常快，并都已在省级获过大奖。除了团里的专业演员以外，还有一批喜爱评剧的学生。这些孩子一般是受家里老人的熏陶，耳濡目染开始喜欢上了评剧。孩子自身嗓子具备好的条件，加上有学戏的悟性，这样我会教她们一些名段。目前已有几位学生

获得戏曲小梅花奖。为了培养更多的票友、观众，罗慧琴在百忙之中定期到唐山一中、唐山师范学院等学校里面去讲学，到评剧的发源地滦南等各县区传授戏曲知识，谈心得感受，培养部分师资力量。罗慧琴现担任于“冀东三枝花”发展促进会的会长，每次她的朋友来唐山，她都会带着他（她）们到博物馆来参观，展现地方文艺，弘扬民族文化。近些年，她多次应邀参加中央电视台“九州戏苑”、“综艺大观”、“春节戏曲晚会”、“东西南北中”等节目的录制演出，并录制“戏曲采风”、“名段欣赏”等专题片。去年，带着几个学生作客中央电视台《快乐戏园》《跟我学》节目。罗慧琴就这样，一步一个脚印、坚定不移地为评剧艺术的传承发展鞠躬尽瘁，做着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。

在与罗慧琴老师的交谈中，罗老师说道：“要想让一个流派永远的生存下去，必须先掌握该派别的特点，像过去小学生描红一样踏踏实实地学，把这些传统的精髓继承下来，之后才可以谈到去发展。也就是说要先继承再发展，无继承谈何发展”。

在结束采访的时候，罗慧琴特别嘱咐笔者，难得笔者这么年轻就喜欢评剧艺术，接下来不管是在曲谱、文字、音像资料还是评剧届相关人士方面，她会尽一个评剧表演艺术家的职责去协助笔者。笔者非常荣幸地得到了罗慧琴在央视整理录制的个人光盘的赠送。作为一名新凤霞老师的亲传弟子，罗慧琴会履行新凤霞老师对她的重望，殚精竭虑地现身于评剧艺术。她谦虚低调的姿态与和蔼可掬的为人处事态度，让笔者倍受感动。她举止温文尔雅，说话柔声细语，清秀聪敏的气质正是她表演中最能打动人心之处。

祝罗慧琴老师的评剧艺术道路越走越宽！

注：

①出自唐代舒元舆的《贻诸弟砥石命》

②《黄梅戏艺术》2007年第02期，作者：何云

作者：

刘蓓璇，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，声乐表演与教学研究专业。



（笔者与“新派”优秀弟子——罗慧琴合影留念）